

#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254

主編  
虞和平

政治·人物

當代名人特寫

中國遠征英雄傳

寧死不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大象出版社



當代名人特寫  
中國遠征英雄傳  
抗戰叢話  
寧死不屈

虞和平 主編

#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254

政治  
人物

大豪出版社

# 當代名人特寫寫

圖題急馬著谷善張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 每本實價二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當代名人特寫

著作者 張若谷  
發行者 MARC T. ZAKO

出版者 谷峰出版社

承印者 百樂印刷所

通訊處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二三號轉交

經售處。(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光明書局

北新書局

百新書局

東新書店

叢飛書局

讀者書店

(香港)星華書局

啓華公司

(菲律賓)西風社

(新加坡)上海書局



—我們是黃帝的子孫，有悠久深遠的歷史，有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有格物致知誠懾正心修身  
齊家這些初步工夫；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偉大  
國族；有三千四百萬方里的雄偉山河；只要全國  
同胞人人都有正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集中全國  
全國國民的總力量，任何外患都可以排除。—  
林主席民國三十年元旦獻辭



—我們神聖的抗戰，到今已滿四年了。最近世  
界局勢有迅速明確的發展，我們遭逢這樣千載  
一時難遇的大時代，得以盡我們民族的力量，  
對世界有所貢獻，實在是人生之至幸。—  
蔣委員長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告全國軍民書

「我國今日的犧牲，和將來的進步成正比例，所以目前的破壞實然是建設，新中國的建設，已經從蓋溝橋流血開始了。」

于誠主教宣言



「中國人非得永久地準備總動員不可！即使日本將來不敢再欺侮我，我們也非得天天準備着下總動員令不可！」

陸徵祥神父語

吾各仁兄 忽存

陸徵祥奉贈



善谷先生惠存



梅蘭芳敬贈

郎靜山先生自攝像



英王喬治六世 比王雷奧堡三世 菲律賓總統奎松



饒神父造像



張光仁作

巴特萊夫斯基遺像



張善孖遺像



郎靜山攝



## 當代名人特寫目次

### 中國之部

年高德劭的林主席	一
蔣委員長印像	二
蔣委員長夫婦戰時生活	三
爲國宣勞的于斌主教	四
在比國修道的陸徵祥	五
英文作家林語堂	六
林語堂晤談記	七
和梅蘭芳在一起	八
攝影家郎靜山	九

### 外國之部

英王喬治六世	三九
比王雷奧堡三世	四四
貝當上將訪問記	五四
菲律賓總統奎松	五六
聖松訪問記	六〇
鋼琴聖手巴特萊夫斯基	六四
心不死的巴特萊夫斯基	七二
懷念羅曼羅蘭	七五
難民之父饒家駒神父	七九
追思愛國三志士	八三
諸鳴達神父	八三
馬君武博士	八七
張善孖畫師	九一
跋	九五

附錄

## 年高德劭的林主席

每年逢到元旦，國民政府林主席照例要領導各院部會官長，舉行中華民國成立紀念典禮。這一天也是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的紀念日。當此民族意識發達，愛國熱潮高漲的非常大時代，我們共同過着這雙重紀念的節日，而且又欣逢中華民國第廿九年的元旦，自必一心一德擁護我們國家的元首。筆者敬將林主席的公私生活，掇拾一二，俾全國人民作為模範。

林主席單名森，連姓帶名合起來恰得五個木字，是最容易叫人記憶的。他的字號叫子超，福建閩侯人。提起林主席的故鄉，我們便會聯想到這地方三位和他同姓的先賢：第一個是負有「鐵腕欽差」和「林背天」別號的林文忠公則徐；第二個是戊戌維新運動中殉難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第三個是翻譯界老前輩林琴南，他們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人物。

林主席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他被譽為國民政府的主席，也是為了他的年高德劭，符合了當主席的條件，受衆人擁戴而推選出來的。

在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週時，在各國駐華新任大使公使等遞呈國書時，他老人家在黨歌音樂聲中，步履安詳地踱進禮堂。他生得堂堂一表的容貌，白髮朱顏，隆鬚修髯，身穿藍袍黑掛，你不會相信這一位銀鬚雪鬚的老紳士

，從前是一個富於革命熱情而有危險性的人物，更不會相信，在二十年前，他還是一個提倡不穿長衫的老衛志士。原來林子超先生青年時，曾在廬州讀書，他當各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在滿清時代，他領導許多青年幹着這個秘密工作。辛亥年光復革命運動發生，他參加南京反正的工作。民國六七年間，他當參議院的議長，有一次他自己在橋上分發傳單，勸人家發起打倒長衫運動。他所提出的理由，以為長衫是一件累贅的東西，農工不宜穿長衫不必說，即使黨政各界以至商人，穿起長衫辦事終不及穿短衫來得方便。而且行動能够比較靈活，精神來得更為振作。這可以見得林主席不只是年高龍了，他少壯時代，實在是一個極有勇氣和精神抖擻的革命青年。

民國以來，他歷任高級官員重要職務：當了參議院議長後，又做過福建省長，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後歷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等。他的薪俸並不少，但是他從不居積，常以賙卹貧乏及資助清寒的青年。他的生活自奉儉樸，是受過中外新聞記者們所稱道的。

他從前在上海有一座住宅，是一幢石庫門房子，家裏只僱用二個工人，看守他私人所收藏的一些不很值錢的古玩而已。林主席的私人生活，簡單得無可再簡單了。

民國二十四年國慶雙十節上海舉行全國運動大會時，筆者第一次音調林主席於司令台上。筆者拿了一本英文大會目錄，上面印着他的玉照，請求他簽名留做一個紀念。林主席發出像水晶一般清麗的聲調問道：「你要我簽中國字呢還是簽外國字？」一種藹然淵遠的樣度，活現出他平日處世接物的風趣，一個國家的元首能够這樣地容易使人親近，真是不多見的。

十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日報）

## 蔣委員長印像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為蔣委員長五十四歲壽辰，這一天為了紀念我們最高領袖而命名的中正大學在江西吉安舉行開學典禮，並定這天為創校的紀念日。蔣委員長頒有訓辭，略稱：「本校誕生於艱危之際，所徵造成者，非僅博通學術之專材，實為革命建國之幹部」，寥寥數言，已說明了中正大學創立的宗旨。蓋座在他誕辰，不願作世俗的鋪張，婉謝一切慶祝的儀式，而寄其無限的期望在中正大學，其意義殊屬深長。他對入校諸生，諄諄昭示以為國效忠為同胞服務的志向，他說：「教育之功用不僅在傳習知能，而當以造就人格為基本。」「中正所特別倡導禮、義、廉、恥之四維，在為篤學勵志成己成人必具之品性。」在總裁自身所表現的人格，也即以此為基本；這不但為國人所共同目覩，即在日本有識之士中，對他備致崇拜而由衷心贊嘆「蔣介石偉大」的，也大有人在。記者於民國十六年間隨軍北伐，掌南京革命軍日報筆政，那時候他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記者因職務上的關係，得有親聆蔣總司令訓話的機會，現在憑回憶所及，抒寫一些對於委座所給予我的沒有磨滅的印象。

我第一次見到蔣先生，是在南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時在中華民國十六年的夏天。

我在民國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的晚上，因老友田漢的介紹，和王新命同志等同到南京革命軍日報當編輯，報社設

在舊都督署西花園內；那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便設在這裏，後來改爲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

革命軍日報社編輯部的所在，是非常優美而幽靜的，在國民革命軍未到達南京前，本爲江蘇省軍閥私人的藏嬌金屋，所以有「西花園」的名稱。園中佳木成蔭，有碧水一頃，環以瓦磚欄杆，池面浮萍，濃密若綠茵草坪。中有石舫，懸額題「不繫舟」三字。池邊有樓臺亭閣，修竹一叢，亂山數疊，時在盛夏，蟬聲鳥語，花香風暖，真是個絕好的避暑勝地。

編輯部和職員宿舍都設立在一座前面砌有磚墀的高廳中，廳前另有一座建築得很壯美的大廈，我們的圖庭和這座洋房的後門相衝連着的。中間有一道用碎瓦磚鋪成的小徑，兩旁植有小冬青數百株。我每天清晨腳踏其間，滿衣綠色，頗饒奇趣。有時遠望大廈窗戶間，瞥見有一個穿中山裝軍官的背影，最初以爲那是蔣總司令的辦公處。後來經人告訴才知道那是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聽說總司令也常到那裏開會，不過我所看見的不是別人，而是李烈鈞將軍。

在照片上雖已多次看到蔣總司令的英姿，却沒有窺見廬山真面。革命軍日報社和總司令部雖近在咫尺，但是門禁森嚴，沒有要緊事情，即便是高級軍官，也不能亂闖直入的。

有一次，記不得是那一天了，蔣總司令召集總政治部上尉以上的政訓官佐，在總司令部訓話。我以記者的資格，第一次得瞻見蔣總司令的豐采。他那時還沒有留小鬍子，身穿一身中山裝，像銅像一般的立在大廳的中央。那一天，天氣熱得很，只有在新聞記者席次，放着一隻搖頭風扇，蔣總司令站在孫總理的遺像下，親致訓辭。全體二百

多個政訓官佐，都被穿制服，背掛皮帶，個個汗流浹背，但是都是用着稍息的姿式，寂靜無聲傾聽總司令的訓話，約摸有一小時的長久。

蔣先生的說話聲調並不急促，也不高響，尖銳而帶乾脆，他說的是國語，略帶一些寧波口音，有人說他講的是浙江官話。態度很溫和，訓話中喜歡用四個字一句的辭句。他有一個瘦長的身材，外表上沒有什麼驚人的特徵，不過一雙眼睛奕奕有神，臉容上常表現出一種沉毅的神氣，容易令人發生肅然起敬的心理。

在這一個大會中，我第一次看到李宗仁將軍，他剃一個軍人的平頂頭，矮胖的身材，爽朗的聲調，在蔣總司令致詞畢後，他領導衆人高呼：「擁護蔣總司令」的口號。

在散會後，我從會場出來，取道西花園預備回到報社裏工作，經過一疊假山，我穿過山洞，走錯了方向，無意中走到一扇小門前，這小門平日是常禁閉的，這一天却開放著。我踏進門去，裏面又是一個庭園，在一間屋子裏，我瞥見蔣委員長一個人正襟坐在一隻辦公桌子的旁邊，我知道已走差了路，急忙旋轉身來走回原路。到如今我還不會明白，那一個幽深的庭園是否就是蔣總司令的辦公室，或者是他的公餘休息的地方。

我第二次見到蔣總司令是在南京秀山公園。秀山公園原來是紀念江蘇督軍李純（秀山）而題名的，園中立有李純的銅像；這個公園不久改為血花公園，後來又改為中山公園，是我工作暇時，常去納涼遊息的地方。有一個晚上，剛從園門口出來時，在暮色茫茫中。看見蔣總司令也安步當車走向公園來，他後面只跟了幾個便裝的衛士。據一個同伴說，總司令在工作之暇，最常到公園來散步的。